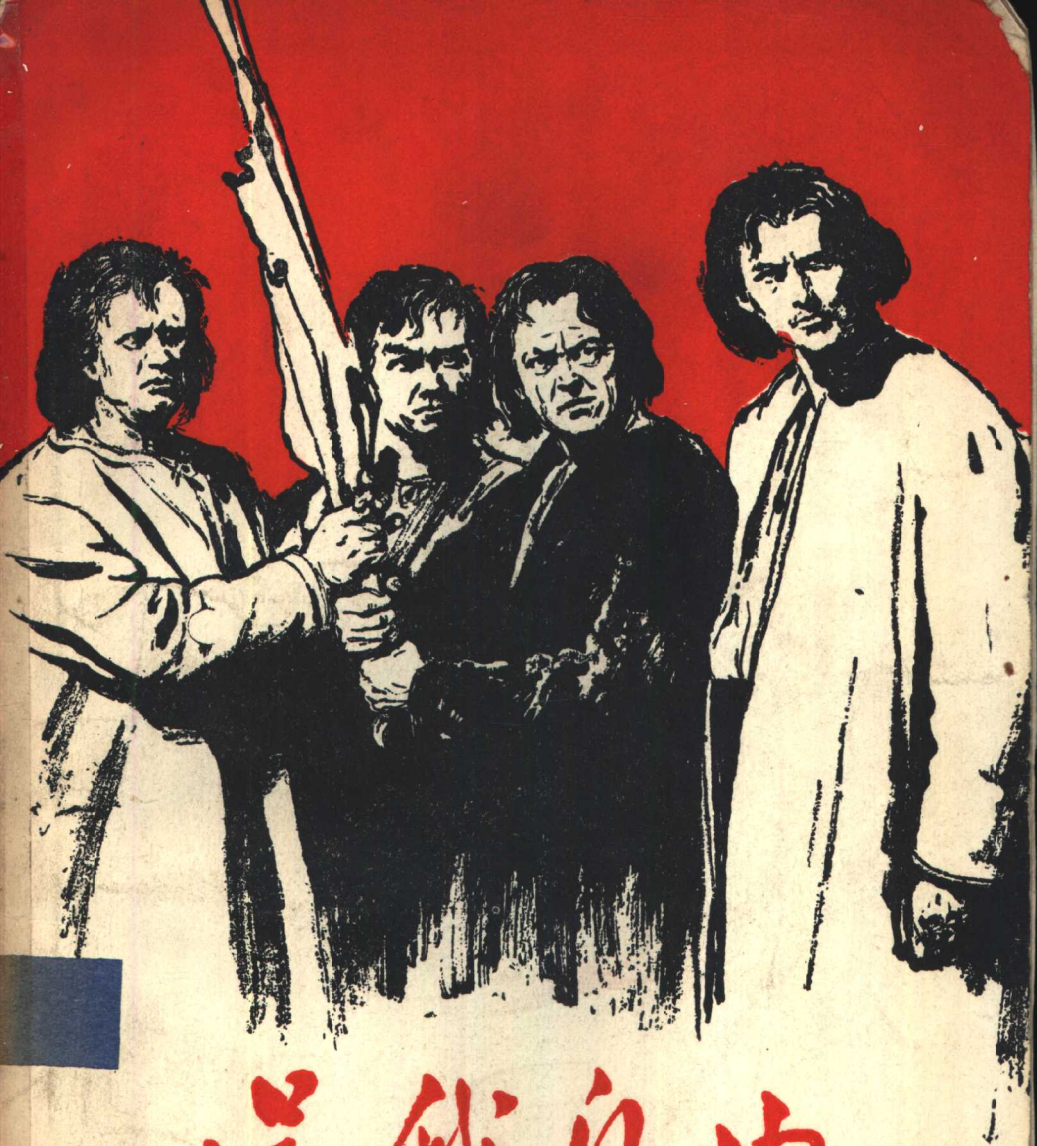




送我自由

伊拉塞克 著

張家章 譯

还我自由

伊拉塞克 著

張家章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A. Jirásek
PSOHLAVCI

根据*АЛЮИСИ РАСЕК: СОЧИНЕНИЯ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ОМ 2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译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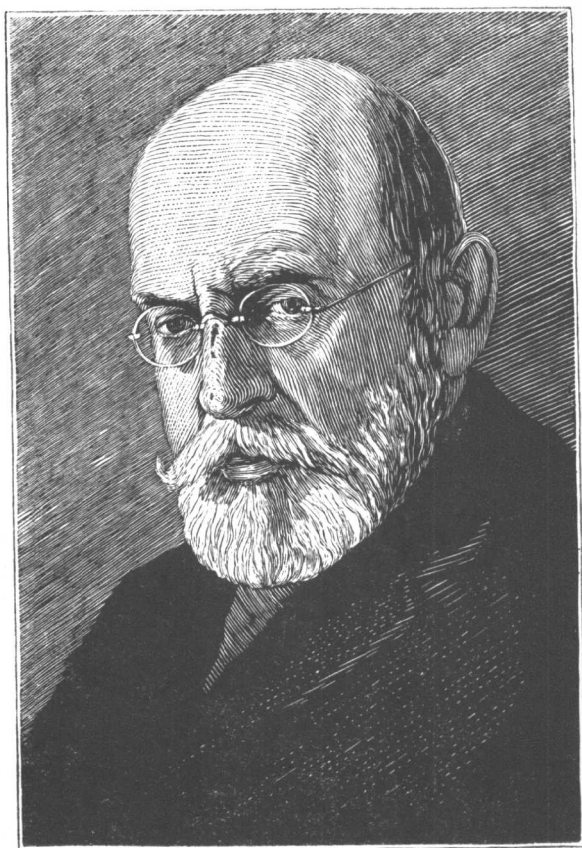
*

书号 1004 字数 19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3

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册

定价 (3) 0.81 元



作 者 像

前 記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是十九世紀末叶二十世紀初期捷克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历史小說的創始人。伊拉塞克出身农村手工业者家庭，一八五一年生于捷克东北边区納霍德的小鎮，少年时代在故乡讀書，中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大学哲学系，后从事历史研究，在布拉格整理历史档案多年，对文学也极感兴趣，且早年即已开始写作。他的作品在捷克文坛上与当时頹废主义的流派进行了斗争。他繼承了捷克文学的民主传统，而且后来在一八九〇到一九〇〇年間，在阶级斗争尖锐化，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扬了这种优良传统。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捷克文学已經孕育着现实主义历史小說的萌芽。伊拉塞克吸取了捷克前輩作家和历史学者的成就，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他揭发了統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他看出劳动人民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因而坚决维护他們的利益。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什么高官貴爵，而是些平凡的捷克人：农民、手艺人、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大学生等等，代表着思想先进的人物和解放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伊拉塞克在他的历史小說里把人民表现为历史发展的主动力，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过程。在他的个别作品中，他已經認識到人民为取得权利和自由必然要通过武装斗争。同时，伊拉塞克也看清了十九世紀初期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年青的捷克资产阶级到九十年代已經丧失了它的进步性，他批判当时的资产阶级，

揭穿它的爱国主义的假面具。但是，他认为，当时的农民没有领导解放运动的能力，但他又不懂得社会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因而，他所写的历史上人民的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不能对当代这类斗争给以有力的支持。也正因为这样，在他的作品里虽然反映着几世纪以来捷克人民的阶级斗争，然而对敌对阶级和平共处却仍然认为有其可能性。伊拉塞克的作品在思想性上存在着这些缺点是受了他的世界观的限制，所以到了一九一七年他的作品力量便衰退了。

伊拉塞克的早期作品有诗歌、故事诗等。他早在故乡读书时代，就已经深深体会到人民生活的困苦以及他们的英勇性格和革命传统。依据实际生活体验，他先后写了許多关于当时纳霍德边区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于一八七八年汇编为“山中故事集”，在这些小说里，真实地反映了捷克农民英武勇敢、爱好和平、心灵优美、秉性善良的好品质，以及资本主义在各方面对人们的生活和个性的影响。

伊拉塞克的作品非常丰富，他第一部历史小说“斯卡拉奇”一八七四年脱稿，书中描写一七七五年纳霍德边区的农民起义，鲜明地表现出人民对压迫者积极斗争的不可避免性，不仅使人看到纳霍德边区居民的革命传统，并且证明了当时斗争的必要性。一八八八年他住在布拉格，在学校里教历史，配合教学工作，他同时又大力从事创作，八十年代后期他写了第一部历史三部曲“在激流中”，描写了在农民中胡斯运动的萌芽；继第一部三部曲之后，最成熟的小说是“反对一切”（1893）。它描绘了社会压迫和民族独立问题在波希米亚最尖锐的日子。上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他创作出五卷的长篇小说“弗·勒·维克”（1891—1906）和四卷的长篇小说“在我们的国土上”（1896—1904），伊拉塞克在“弗·勒·维克”长篇小说中描绘出全民反对奥地利专制

政治和封建压迫的现实主义的图画，他在“黑暗时代”（1912—1914）里描写了异邦侵略者的政权在祖国领土上建立起来时，波希米亚黑暗生活的情况，并指出要人民起来向黑暗斗争，来根本改变祖国的生活。

伊拉塞克的著名历史小说“为了自由”写于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間，以十七世紀末期为时代背景，当时正是外国的豪门巨賈統治捷克时代，种种方式的反抗終归徒劳无益。然而边区的农民（荷特人）起义了。他們也与小說“斯卡拉奇”里的农民一样，要保护自古以来权利。作者在这篇小說里揭示了这一爱国运动的社会原因。

小說的主题反映着人民内部的紧张斗争，这正是作者本身当时为之所苦恼的問題。書中提出对敌斗争的两条路綫，也就是和平斗争的路綫与革命斗争的路綫，問題在于究竟应该走哪条路綫。書中人物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內容来安排的。小說里有两个敌对的陣营：农民与德国的地主兰敏盖尔。因为作者着重描写的是斗争中的农民，所以小說中以两个农民作主角，一个是那綽号叫柯济納的楊·斯拉杰克，一个是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后者坚决主张革命斗争，拥护他的都是极为贫寒的荷特人，就是普露施别克自己也不是富家子弟。

普露施别克不相信兰敏盖尔会讓步，也不相信請願的代表能在維也納使問題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他說只有靠自己，并号召人們用武力清算压迫者。当荷特人的村庄里起义的时候，他就成了农民的領袖。書中表現了他的勇武有为、忠于人民和有組織才能。他英勇地手执旗帜战死沙場。普露施别克的形象体现着捷克农民先进阶层的坚决勇敢及在斗争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然而作者更为同情的是那在性格上适足以表现出作者本身

的猶豫不決的柯濟納。柯濟納起先也是村長格魯貝依、“法學大家”塞卡一流人物，是主張走和平鬥爭路線的，突然事件的发生促使他懂得了積極抗議的不可避免，而去同那些要起來反抗的人們合作。可是柯濟納仍然在信任那幫高官貴爵，終於成為自己那種天真想法的犧牲者。臨受刑時，他已經認識到那幫老爺們的背信棄義的行為，但並沒有號召革命鬥爭，還要邀蘭敏蓋爾到陰間去打官司。在小說的結尾，作者給這一角色加以神聖的榮耀的烈士稱號，這就掩蓋了作品的革命因素。

起義者陣營中不能團結一致是他們的致命傷，伊拉塞克恰如其分地揭示了這一問題，就是說一部分農民聽信了老爺的諾言，隨著“法學大家”塞卡離開了起義者的隊伍。但是，為什麼這些走不同鬥爭路線的農民應該聯合起來？作者卻沒有指出。因為他只是在強調對壓迫者必須鬥爭，而不能堅決果斷地確定這一敵對的鬥爭應走的路線。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伊拉塞克指出了對壓迫者妥協讓步的後果是強制勞役的恢復，愛國志士的慘遭殺戮。不過，不言而喻，寫一章農民武裝起來對老爺們來個无情的鬥爭，作者是沒有這種勇氣的。伊拉塞克並不贊成普露施別克，他客觀而真實地揭示了這一人物的觀點而不同意這些觀點；作者心目中作為人民英雄來頌揚的是柯濟納。作者的猶豫不決多半還是由於他不信農民革命的可能性。

雖然這部小說里表現出伊拉塞克的世界觀的矛盾，但是整個說來這部小說還是起着號召人們對奴役者的政權進行積極鬥爭的作用的。根據書中塑造的人物：普露施別克、柯濟納和他的母親——一個堅決保護荷特人的權利的民間婦女——可以斷定作者內心是樂觀的。這由於他深信人民的事業是正義的，人民可以戰勝壓迫者。雖然起義遭到失敗，但是作者確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人民。小說的收尾就証明了這一點，蘭敏蓋爾行將

死亡，英雄的形象永远記在农民的心里，由于对他的怀念而产生
了那为了繼續斗争而必不可少的坚强和勇敢。

書中描写的景物幽美，人物性格突出，心理活动細膩。全篇
情节动人，紧张里带着乐观，严肃中含着幽默。作者少年时代常
讀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說，
果戈理的作品給他的印象最深，所以这种和果戈理的共同处是
可以了解的。可惜中譯本不能把原作品的优点充分传达，譯文
中不妥之处恐也不少，尚希望讀者多多批評。

本書原名《Psohlavci》（“狗头軍”），現根据小說內容改名为
“还我自由”。

譯 者

很古的时候，茂密的森林从边界的山岭上远远伸向内地，成了捷克王国可靠的天然屏障。

为了保卫边界密林里的通路，特地建立了警卫部队，他们也看守“国家的门户”，就是那些构筑在这里专为保护边境道路的城堡和要塞。

后来，主要是在十三世纪，异邦移民潮水般地涌进了捷克边区，于是，历朝国王就渐渐对于作为国家天然屏障的边界森林不大重视了，也就准许外国人对森林稍加砍伐。

保存得最好、最长久的是西面与巴伐利亚接壤处的壮丽的舒玛卫山山坡和山麓的森林。这些森林的一部分和从多玛日黎采通往德国的要道，自古以来就由荷特人防护——这些是些意志坚强、久经锻炼的人们，有壮士的体格、英雄的气概。

早先只有在王国的森林边缘才会见到的荷特人村落，这时已经分布到山坡和谷地了。但是，它们和国境线之间，还是隔着崇山峻岭或蜿蜒起伏的丘陵。荷特人好象隐蔽在坚固的棱堡里一样，以山脊挡住敌人的眼目。在这条宽达五、六哩的国境地带上，荷特人的小村落分布在山隘和大路的两边。

在多玛日黎采东南，以贴近伏瑟鲁伯山隘的里戈塔和帕契诺维采两个小村庄最为边远；它们的西北，有基切夫、木拉柯夫、特鲁玛切夫和斯特拉施等四个村落位于伏瑟鲁伯和布罗特两条道路之间，再往西北方，在通往慕尼黑的道旁还有乌兹斯特、德拉瑞诺夫、帕斯特尔谢柯夫等村落和如今的克列兹奇镇。

那些取得荷特人称号的捷克边防军究竟是什么时候到这一带定居的，我们不大清楚。可是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忠于职守，

英勇地防止敌人侵入所有的大小道路，并且参加过在他们的边区或邻近地方所发生的一切战役。

同时还知道，他们也曾帮助布露瑞梯斯拉夫公爵在布鲁戴克附近迎头痛击德国人，后来，特别是在著名的胡斯战争时期，也一贯地为祖国英勇作战。

在和平年代里，他们沿着边界巡逻，监视德国人随意侵占捷克国土，擅自砍伐我国森林或在我国森林里打猎，总之，就是不讓德国人对我們横行霸道。根据記載，他们在执行勤务时，往往同从巴伐利亚来的，特别是同从布罗特来的偷伐林木或私行打猎的人演成流血冲突。荷特人在警戒勤务中的忠实同盟者是凶猛的大狼狗，他们的忠实朋友，起先是沉重的切戣^①，后来是火繩銃和大枪。甚至当捷克国会決議王国其他居民一律不許带枪的时候，荷特人仍然可以带枪。

当捷克国王偶然通过荷特人的边区时，荷特人就穿带全付武装，打着有狗头徽号的旗帜^②前来接駕。照古代留下的慣例，他们献給国王一小桶蜂蜜，然后充作仪仗队护送国王出境。

为了对他们执行勤务所經歷的艰苦危险表示奖励，荷特人享有种种特权和优待。

他们自古以来就是自由人，除国王本人外，不受任何官府管轄。貴族不得住在荷特人的土地上或購買这些土地。荷特人从来不知道那种以沉重的鎖鏈束縛着其余乡村居民的农奴制度。

① 切戣或恰戣，荷特語称为“恰卡那”：这是一根长杖，同时可用作武器。它用硬木料制成，长约一公尺半，下端鑲有尖头，上端裝配鸛嘴形的战斧，此外，上部还有金屬雕刻的鑲飾和釘帽。古时切戣由已婚男子攜帶。他們出外值勤务，或上巴伐利亚、进城、参加婚礼、洗礼及其他类似場合通常都攜帶切戣。——俄譯本注。

② 因此，他们就得名，叫作“狗头罩人”。参閱普·斯特兰斯基所著“波希米亚共和国”。——俄譯本注。

他們可以隨便利用自己所保护的森林中的一切財富，不受限制地在這些森林里打猎，跟豺狼和狗熊較量力量（在舒瑪卫山上，这类野兽到十七世紀还很多）。他們在自己边区内可以随意从事任何职业，免繳通行全王国的种种賦稅。他們的迁居、集会、自由婚配，誰也不能加以干涉。

荷特人有自己的法庭，根据“荷特人法”处理案件。这一法庭的成員有：国王任命的荷特人首領，几个顧問官或荷特人的村长。每月最末一个星期日在荷特寨——多瑪日黎采的一个城堡里开庭一次。

这个城堡是多瑪日黎采城防官（或称总兵）、“荷特人首領”和監督書記的官邸——荷特人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荷特人把他們的旗帜、印信和楊·卢森堡、查理四世、瓦茨拉夫四世、依尔瑞·帕戴布拉特斯基及其他国王所頒賜的特权書狀也收藏在这里。遇有危急，他們就拿着武器到堡里去集合；在打仗的时候，他們就把妻子兒女和金银財宝送进城堡里去，以保安全。

荷特人担任勤务的最后一年是捷克国难深重的一六二〇年。他們用鹿砦堵塞了通往巴伐利亚边界的一切道路，“一冬”国王弗利德里赫曾下过严令：“尔等必須克尽身負的义务，按照各村庄輪流值勤的規定，日夜（特別是在夜間）小心保卫这些地方，防备敌人的突然侵袭，当值兵員应按时到达哨所，无分昼夜不得擅自离开。为了慎重保护軍旗，应責成掌旗人对旗帜完全負責。为使这些警戒地区保持良好秩序，当由荷特人首領和監督書記逐日輪班駐留防地……”

这是荷特哨兵們最后一次在舒瑪卫山密林里相互传呼，这是白地黑边的狗头旗最后一次在保卫捷克边疆的勇士們头上飄揚。

白山附近掀起了一場大战。

遍及整个王国的灾祸也涌到了荷特边区的这一个角落。在老区刑場实行大屠杀后四十天，皇帝所派的总督卡尔·黎赫千施捷茵把自由的荷特人“抵押給”枢密顧問官柯弗拉特·威廉·兰敏盖尔·阿里宾列依特男爵，拿到了七千五百金元；这皇帝手下的高官是一六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悲剧的一个祸首。九年以后，又追加了五万六千金元，荷特边区便被彻底卖給了兰敏盖尔，成为他的世袭領地了。

阿里宾列依特男爵不肯承認、当然也不曾承認荷特人的自由和特权，而开始把他們当作普通农奴看待了。

从那时起，荷特人就展开了他們頑强而持久的最后斗争。这些爱好自由的人們坚决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反抗无法无天的暴力。这个双方力量悬殊的斗争持續了六十多年。有时也閃現一星半点希望，因为荷特人以为官司打到維也納朝廷，他們是会胜訴的。可是事情終于无法挽回了，兰敏盖尔的繼承人——他的兒子馬克西米里安最終还是打贏了官司。这时荷特人全都明白：他們的請求遭到拒絕，他們的一切特权都被废除，失了效力，而且他們自己也應該在苛政淫威之下保持perpetuum silentium。^①

这就是一六六八年的情形。

“緘默”果真籠罩了整个荷特边区。死一般的緘默。甚至在一六八〇年整个捷克王国暴风雨般掀起的农民起义，都沒有打破这种緘默。

可是，这緘默畢竟沒有保持住。荷特人終于打破了它。我們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

① 拉丁文：永远的緘默。——俄譯本注。

第 一 章

十一月初，暮色降临到山岭和谷地，位于巍峨的柴尔荷夫山脚下、顺着加尔特拉瓦山脊延伸的整个边区，瀰漫着一片黑暗。边区已经寂靜下来，捷克森林山脉象一垛雄伟的城墙，屹立在它上面，耸入云霄。团团乌云在空中浮动，触到林木茂密的峰巔，又在捷克森林山脉上空掠过。

暴风雨来了。

狂飈支配一切——支配着乌云，支配着大地。田野間的孤树，山坡茂林中的百年大树都在它面前发抖。在烏賈斯特村旁聳立着的葛拉戴克山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老白樺树和小白樺树，它們都弯腰哀鳴，暴风恶狠狠地捋下最后几片黄叶，猛地一吹，把它們赶到茫茫的黑暗里去了。在邻峰古尔卡山頂上，橡树林却在不屈不挠地咆哮着。橡树奋力舞起茂密的枝桠与旋风对抗；旋风急急冲出森林，向那好似一座孤零零的巢穴靠着葛拉戴克山的护庇才获得安静的村庄扑过去。

路边和果园里的树木都在左右搖摆，呼呼吼叫。呼声最响的是柯济納家寬敞的院落里那棵年代久远的菩提树。菩提树底下，古井旁边的汲水吊杆拚命地吱吱嘎嘎乱响。然而这一切都沒入在老树茂密枝桠間橫冲直撞的狂风吼叫声中了。

屋里点着灯。从一个很低的小窗戶里透出黯淡的光芒，落在那院中剎那間被卷揚起来的一堆黄叶上；旋风恶狠狠地迫使黄叶旋轉，然后往起一提，馬上帶往黑魑魑的高空去了。当颶风

发了狂似的怒吼咆哮的时候，有人走到窗户跟前。一个侧影出现了，跟着，窗户就被推开了些，一个妇人裸露着手臂，把一只小碗端到外面黑暗里；这只碗上立刻卷起一缕白烟，就象是一团细碎的雪花，被风绕着绕着就吹散了。这是对风神的献祭。呜呜咽咽的美柳齐娜^①贪饕地吞下那慰劳她的面粉，呻吟了一声，冲到黑暗里消逝了。

窗户关上了，窗户上的人影也不见了。

院子里，狂风还在咆哮。可是屋里，在这间挺宽敞的房子里，却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灶上的火烧得旺旺的，多脂的木柴在毕剥作响。插在黑铁灯架上的松明发出煞亮的光芒，照见一位妇人，她向美柳齐娜献了祭，就离开了窗口，把那只空碗放进一只没上漆的橱柜里。

这是一位身材苗条、容貌秀丽的农家少妇。脸上特别动人的是她那双褐色眼睛里露出的真挚神情和她那笔直的鼻梁。她的身上是一家常打扮——裙子、坎肩、头上扎着花围巾。

房里有一张花床，上面挂着帐子，她把碗放进了橱柜，便又坐到那把离床远一点的椅子上，操起一根粗绳，开始有节奏地轻轻扯动那吊在天花板下的粗布搖床，一边还小声哼着曲子：

搖，搖，小宝宝，
年紀小，
不吵不鬧睡一覺，
別把你媽來打擾……

窗外的狂风在应和着她的歌声。风的呼啸、树的喧鬧汇成一片怒号，震得窗框上的玻璃砰砰直响。年青的妈妈繼續唱着搖籃曲。床上帐子里传来大声的喊喊喳喳和压低的笑声。笑声

^① 按古代傳說，美柳齊娜因為對父親犯下許多罪行，被罰做一條蛇，永世在旋風里浮動。——俄譯本注。

抑制多时，终于脱口而出，爽爽快快的，象一串银铃似的嘟嘟嘟地响了起来。另一个低低的声音在让他安静下去，这时，女主人叱骂了一声，可是声调一点儿也不严厉：

“你们那儿轻点儿！让加娜尔卡睡觉！”说完她又摇着搖床唱起来：

我的乖宝宝，你要是不睡觉，
我就把孩兒往深深的水里抛，
深深的溪水流到多瑙河，
水里妖精抓住你可怎么好！……

小加娜尔卡心满意足地眯缝着眼睛，含糊的咿呀声渐渐低下去，最后不响了。媽媽繼續搖了一两下，松开繩子，向床前走去，这当兒，在床上哄大兒子玩的丈夫从浅色的帳子里也欠起身来了。

这是个三十来岁的身材魁伟的农民，满头深黄色的长发。他把头发往后一甩，笑嘻嘻地瞧了瞧妻子。一个圆脸蛋兒的三岁孩子，穿着小小的衬衣，睁着一双象两块火炭似的小眼睛，扒在父亲肩膀上，叫母亲到帐子里去。

“轻点儿，你们真会吵！”女主人装出一付严厉的神气叱骂道。“早就該睡了！巴夫利克，躺下！快鑽进被窝兒去！瞧，加娜尔卡都睡着了。”

“好一个睡着的！”父亲指着搖床笑起来，搖床里露出个两岁小女孩的脑瓜兒。松明的亮光把小女孩浅色的髮发染成了金黄色，她在微笑着。

年青的斯拉特斯基因为家里那座院落的名稱，人們都管他叫柯济納。柯济納走到搖床跟前，他穿着长及膝盖的浅色皮褲，高腰襪子和笨重的木头鞋，寬袖衬衫，敞着胸脯，也沒穿坎肩。他伸手去抱这个小丫頭，把她高高举起，亲亲她，又把她放在床

上；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得敏捷而有力。这时，全家都聚在床上——欢天喜地的孩子們往父亲肩膀上爬，爹媽陪着他們一块兒笑。这里充滿了家庭幸福的和諧气氛，是那秋夜怒吼的狂风奈何不得的。

但是，这个幸福却不是輕易得来的。四年前，柯济納已經当家了，他告訴母亲說，自己选上一个姑娘了。柯济納老大娘起初連听都不要听这話。不錯，姑娘长得倒挺美，可是家境貧寒。柯济納老大娘想要的媳妇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村长的职务从他爹开始就沒有传给兒子，可是跟早年一样，他們家在荷特边区还得屬第一流，柯济納家还照样受人尊敬。本来嗎，連每个孩子都知道新来的老爷們为什么撤了柯济納祖父荷特村长的职务，那是因为他不肯听他們指使，跟自己人作对。

可是結果，老大娘还是讓步了。

“苹果落下来，离树远不了，”她指着兒子說。“老柯济納固执得跟公牛似的。別讓甘卡拴住他的手脚就得啦……”

綽号叫依斯克拉的快乐的风笛手露瑞古尔瑞克，那时候就笑着說：

“我敢說准不会拴住！他們会象一对鸽子似的过日子的！”

既然只有他知道这青年主人的心事，而替他出主意，帮他办交涉，那还有不說将来会又幸福相爱的？！不管怎么着吧，他的預言总算实现了。

年青的柯济納果真同甘卡过得象一对鸽子似的，而且不象一般人，只好个一年半載；現在已經是第五个秋天了。柯济納覺得自己在家中很幸福，而且越来越幸福。同老婆孩子在家团聚，跟他們一块兒玩，一块兒乐——他覺得再也沒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在男人堆里，他几乎从不露面，甚至也不出来喝杯啤酒，聊个閑天兒，因此，村里人甚至恼起他来了。